

資治通鑑

續編

宋

紀

卷八十四

至九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事務同呈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沅編集

宋紀八十四

起開禧八月盡柔光
因教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紹聖元年

遼大安十年

八月辛未詔范純粹降一官爲直龍圖閣知延安府以三敗瑪古蘇舊作磨古
斯今改之衆并其甲三省具

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無罪狀進呈當再敘章惇曰惠卿所坐極無名帝同呈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九月癸

卯遣御史劉拯按河北水災賑饑民甲辰以黃慶基董敦逸並爲監察來所引皆鬪茸小人專恣弄直言極諫

科庚戌三省同進呈張咸吳儁陳陽三人中第五等推恩帝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罷廣惠

倉甲寅知廣州唐義問坐棄渠陽砦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己未遼以南院大王特默舊作特
末今改爲南院樞密使

庚申太白晝見甲子德晉勒舊作敵
烈今改部長降於遼遼主命釋其罪丁卯詔京東西河北賑恤流民戊辰流星

出紫微垣是月遼都統額特勒舊作幹特
刺今改進討準布舊作阻
卜今改乘天大雪擊敗瑪古蘇舊作磨古
斯今改之衆并其四別部斬首

千餘級冬十月己巳朔以知江寧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

人君子必無以自立帝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布又言章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鬪茸小人專恣弄權日甚一日

陛下以天下公論召彭汝礪而沮格不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稟旨召令再任王欽臣謝表語侵御史

而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復職而終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

除以是上下畏之獨臣與韓忠彥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其意蓋欲傾惇帝曰此固當開陳也丙子

遼主駐瀋陽 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乞差人就其家繕寫定本

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庚寅以常安民爲監察御史先

是安民因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元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寧元

豐爲是皆偏論也願陛下公聽並觀無問新舊惟歸於當帝謂輔臣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 丁酉都水使

者王宗望言北流已閉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具析部役官功力等

第以聞然是時東流隄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

賑濟 十一月己亥朔復八路差官法 壬子蔡確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甲寅開封男子呂安斤乘輿當斬貸

之 十二月辛未申嚴銅錢出外界法 甲戌遼以參知政事趙廷睦兼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師儒參

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己卯遼主命錄西北路有功將士及戰歿者贈官 乙酉遼改明年元曰壽昌滅雜犯

死罪以下仍除貧民租賦 攷異遼史紀表傳俱作壽昌余在京師游陶然亭見遼碑以壽昌紀年歸攷東都事略文獻通攷俱云遼改元壽昌復徧攷遼碑無不作壽昌者嘗以僞錢辛楣辛楣云遼人謹於避諱光祿之改崇祿避太宗諱也改女眞爲女直

遼興宗諱也追稱重熙爲重和避天祚嫌名也聖宗名隆緒道宗爲聖宗之孫而以隆慶改元犯聖宗之諱此理之必無者又洪邁泉志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與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案今壽昌元寶錢猶有存者證以諸石刻知遼史爲誤今定

作壽昌 丙戌滑州浮橋火 己丑漳河決溢浸洛磁等州令計置堰塞 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言

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姦言詆斥熙寧以來政事乞重行罷黜帝曰史官敢如此誕謾不恭須各與安

置詔范祖禹安置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初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

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攷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

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遼南府宰相王棠卒棠博古

善屬文鄉貢禮部廷試皆第一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人許其不愧科名云 是歲京師疫洛水

溢太原地震 河北水發京東粟賑之

二年

遼書昌元年

春正月己亥遼主如混同江

丙午立宏詞科三省上言今進士既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赦敕檄書

露布戒諭之類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不習試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別置宏詞科許進士登

科者乞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以吏部侍郎楊畏知成德軍畏既叛呂大防附章

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復陰附安李而惇亦覺其險詐乃命畏出守 乙卯遼賑奉聖州貧民饑 乙丑殿

前司獄空詔賜緡錢

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宋史作雲陰不見今仍從宋史書之

戊辰遼賜左右二皮室錢

癸酉高

麗遣使貢於遼

甲戌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爲資政殿大學士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帝曰已除

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又問惠卿已行否曾布韓忠彥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知

矣帝哂之初監察御史常安民面奏新除北都留守呂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爲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

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得留朝廷至是惠卿過闕請對果爲

帝言先朝事且泣帝正色不答計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乙亥詔追奪呂大防兩官徙居安州先是中丞黃履

言趙彥若等修纂先帝實錄厚加誣毀皆已竄逐唯監修呂大防幸免故有是命 遼主駐魚兒渚 辛巳出內

庫錢帛二十萬助河北賑饑

乙未左司諫張商英除左司員外郎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謀

害來之邵坐謫監江寧府稅

三月己亥嗣濮王宗晟卒諡端孝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

監書治平初將郊而雨或議改卜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

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英宗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繫天下之望世稱其忠 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王

安石嘗進其子雱所撰論語孟子義乞下本監雕印頒行 丙午遼賜東京貧民絹 己未試宏詞黃符等五人

各循一資 夏四月丁卯遼都統奏討準布別部之捷 戊辰詔職事官罷帶職朝請大夫以下勿分左右易集

賢院學士爲集賢殿修撰直集賢院爲直祕閣集賢校理爲祕閣校理 壬申封華容郡王宗愈爲嗣濮王 御

史郭知章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令兩制及臺諫官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

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 乙亥女直遣使貢於遼 丁亥詔依元豐條制置律學博士二員 庚寅遼

錄西北路有功將士 是月寶文閣待制知青州邢恕入覲涕泣曰臣不謂今日得復見陛下淚濺御袍帝不樂

遂令赴郡 五月乙未朔遼以南京宣徽使耶律特默爲北院大王癸卯贈陳亡者官 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

監三學及外州州學制 乙卯上皇太妃宮曰聖瑞 丁巳遼主駐特禮嶺 六月己巳遼以權參知政事趙孝

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園場都管薩巴舊作撒八今改以討準布功加鎮國大將軍 乙酉詔元祐初減定除授正任已下

奉祿遞損物數不多有虧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令悉宜罷去並依元豐舊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賜自依

元祐法 壬辰禁京城士人輿轎 秋七月己亥戶部尚書蔡京奏乞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以示天下 癸

卯遼主獵於沙嶺甲寅遼都統額特勒奏破瑯古蘇之捷 丙辰詔大理寺復置右治獄仍依元豐例增置官屬

八月壬申封彰信軍節度使宗景爲濟陰郡王 甲申詔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數及赦恩敘復時將大饗

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故有是詔 嗣濮王宗愈卒諡恭憲 乙酉錄趙普後希莊爲閤門祇

候 九月甲午以安定郡王宗綽爲嗣濮王 壬寅告遷神宗神御於景靈宮顯承殿 知陳州范純仁聞呂大

防竄居達州終身勿徙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爲觸怒萬一達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乃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尙遵前軌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癸卯出御批曰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帝始亦有意從所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 戊申加上神宗諡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辛亥大饗明堂赦天下 甲寅遼主祠木葉山丙辰遼命西京礮人弩人教西北路漢軍以準布未平故也 章惇專權擅命監察御史常安民力折其姦惇遣所親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林希權禮部尙書安民言希爲惇謀客惇肆橫疆徧皆希教之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動人主之視聽力足以傾倒天下之是非內結宣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陛下不早逐之他日悔將安及是時京之惡尙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皆借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及爲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諡文正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欲剖棺鞭屍是豈士君子之所爲哉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開慰而已及祀明堂劉美人侍帝於齋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安民以爲衆所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章惇從而譖之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

民數論惇意謂附己於上前屢稱安民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布乘間袖安民舊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乞公著消滅先朝姦黨援引其類百世承續一日帝謂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者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何益先是安民與國子司業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攷試所拆號安民對敦逸稱二蘇負天下重望公不當彈擊至是敦逸奏許安民前語謂安民乃蘇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安民由是得罪壬戌謫安民監滁州鹽酒務帝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逸論瑤華事帝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乃知帝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是月詳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諸路常平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外並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令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冬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惇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行遣安燾等爭論不已帝疑之惇甚恐雍欲爲自安計私語惇曰用白帖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惇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遼主駐薄綵淀己巳翰林學士錢勰落職知池州仍放辭謝坐批答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等語也元祐初章惇罷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惇惇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會布數毀勰於帝前帝未聽也於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羣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答詔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爲履與翟思劉拯相繼論列言臣等忝任風憲而勰指爲羣邪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詔以扇惑朝廷故雍旣罷而勰亦貶勰在熙寧時爲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

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颺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再知開封府，臨事精敏，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颺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癸酉，告遷宣仁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徽音殿，以吏部尙書許將爲尙書左丞，翰林學士蔡卞爲尙書右丞。甲戌，遼以北面林牙耶律大悲努爲右伊勒希巴，大悲努舉止馴雅，好禮儀，爲時人所稱。丙子，以戶部尙書蔡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辛巳，進封冀王顥爲楚王。癸未，遼以參知政事王師儒爲樞密副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趙孝嚴參知政事。辛卯，河南府地震。壬辰，遼錄討準布有功將士。十一月乙未，安燾罷知河南府，燾舊與章惇善，及同省執政，惇憚燾且惡之，所以排陷者無不至，遂有是命。丙申，太白晝見。女直遣使進馬於遼。戊戌，范諤以轉運使入對，自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己亥，遼以都統額特勒爲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甲寅，內侍梁惟簡除名。全州安置，惟簡坐黨附與張士良，梁知新皆得罪。己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以爲宣仁后親信故也。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言蔡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卹數丙辰，贈確爲太師，諡忠懷，遣中使護其葬。戊午，知大名府呂惠卿入對，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良久，上有倦色，旣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言及惠卿，帝曰：惠卿極凶橫，升卿亦然。布曰：陛下睿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數月乃辭去。庚申，遼以高麗王昱有疾，命其子顥權知國事。先是，遼欲過鴨綠江爲界，高麗上表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我疆？我理又云：歸汶陽之舊田，撫綏敝邑，回長沙之拙袖，忭舞昌辰。其參知政事朴寅亮之詞也。遼主善之，遂寢其議。十二月癸亥朔，遼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阿蘇爲北院樞密使。乙丑，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令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黃履各舉御史二人。壬申，白虹貫

日 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輩皆詆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摯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帝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戊子詔如元豐例孟月朝獻景靈宮 是歲蘇州地震 遼放進士陳衡等有百三十人

三年

遼壽昌二年

春正月甲午遼主如春水 庚子知樞密事韓忠彥罷忠彥屢請外帝問曾布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

姦險對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失宜帝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尋移定州甲辰酌獻景靈宮徧詣諸殿如元豐禮 戊申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紹聖元年敕榜除已行責降人外一切

不問議者亦不復言近者竊見汪洙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遺錄黃行下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敕榜所云殆成虛語將何以取信天下伏望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才委不可用所見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問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采之輿議實有未安恭惟陛下卽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攷其一言之失置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榜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庚戌引見蕃官包順包誠等賜賚有差 詔鞫獄非本意所指而蔓求他罪者論如律 壬子知熙州范純粹改知鄧州 乙卯詔戶部尚書勿領右曹元祐初司馬光乞尚書兼領左右曹使周知

其數則利權歸一從之至是復使侍郎專領尚書不得與焉 右正言孫諤言知河中府楊畏在元豐時其議論

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楊三變詔落畏職依舊知河中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移知魏州 戊午詔罷合祭間因大

禮之歲夏至日躬祭地祇於北郊 辛酉遼市牛以給烏古德呼勒舊作烏古部之貧民 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

錢四百萬於陝西河東糴邊儲 癸酉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 癸未詔封濮安懿王子未王者三人宗楚爲南

陽郡王宗祐爲景城郡王宗漢爲東陽郡王 乙酉嗣濮王宗綽卒諡孝靖 丙戌詔三歲一取旨遣郎官御史

按察監司職事 丁亥夏人寇義合砦 是月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 三月辛卯朔尚書省火壬辰詔以

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 癸巳夏人圍塞門砦 丁酉尚書省火 戊戌劍南東川地震

己亥封南陽郡王宗楚爲嗣濮王 辛亥封大寧郡王佖爲申王遂寧郡王佖爲端王 壬子帝諭二府以元

祐減賞功格不當令修定何未上衆皆曰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豐中方有邊事欲激厲人用命不若一用元

豐賞格候邊事息別議增損帝曰當如此遂降旨諸路令告諭將士知悉 丁巳幸申王端王府 夏四月辛酉

罷宣徽使 己卯遼賑西北邊饑 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請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以上者並依元豐條

舉官監當仍各委本路轉運使奏舉從之 丙戌三省同奏事曾布曰司馬光之內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背負

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將曰文彥博教光云須盡易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

政至歲終一無所爲及陰引蘇軾蘇轍朱光庭王巖叟輩布滿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

後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爲無不如欲此最爲大患又曰

譽光者乃閭巷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兄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議論以爲光不通經術迂僻不

知義理其他士大夫有識者亦皆知之帝忻然聽納 五月壬子太白晝見 丙辰錄囚 是月左正言孫諤言

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

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錢者易民之出錢者易故法可久也願陛下博采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間要以便百姓無不均平之患而止蔡京言謬論役法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謬罷言職知廣德軍 給事中蹇序辰言先帝在位十九年其應世之迹未易周覽請選儒臣著爲神宗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

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史官編修序辰周輔之子也 六月辛酉遼主駐薩里納 癸亥令真定立趙普

廟 癸未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監永州酒稅奉議郎趙冲監道州茶鹽酒稅冲立門人也初蔡卞請以立爲

崇政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帝未許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輕之乘間爲帝言立附兩人乃於史院取冲所

撰立父秩行事以進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塗炭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布

言立狂惇不遜自當行法及三省對帝語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

不知帝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其必敗其諂

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爲薦之惇卞皆錯愕謝罪帝卽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

示惇卞惇由是始悟爲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帝令與立宮觀冲別取旨中書舍人葉祖洽繳錄黃謂立貶太

輕李清臣具以報布是日布對言立諂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更可誅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帝亦

切齒故特與達小處監當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因言常立希合權臣詆誣先帝而大臣援進唯恐不速豈非負先

帝欺陛下乎爲臣之罪莫大於是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不報 乙酉立北郊齋宮於瑞聖園 秋七月壬辰

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癸巳樞密院言據知邢州張赴稱體究得民間願得牧地養馬但與蠲其租課仍不

責以蕃息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具爲條畫榜示從之 己亥詔知

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以元祐中堅持邊議又領帥日久故也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候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寢臣已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始大忠自涇原入對帝問大防安否且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卿有書當令且將息忍而大防朴直爲人所賣候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逾力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丙午遼主獵於赤山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祿秩甲寅令熙河立王韶廟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止令依舊專治一經從之八月辛酉夏人寇靈順砦丙子詔王巖叟遺表并呂大防等所得恩例及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提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主管洪州玉龍觀南安軍居住劉安世並分司南京仍各於本處居住己卯復置檢法官帝嘗語章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聞帝語遂指劉安世范祖禹言禁中覓乳母事爲根二人重得罪庚辰責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九月曾布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媚說故多爲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噤不敢口外議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虛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己亥邈川首領檢校太保阿里骨卒庚子詔姚勔永不磨勘以給事中蹇序辰言其詆訕先帝務欲遏絕紹述之意故也丙午遼徙烏爾古德呼勒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己酉滁沂二州地震壬子太師淮南荆南節度使楚王顥卒顥天姿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傳每一經終卽遺講讀官以器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

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尙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帝卽位尊禮尤隆詔書不名及卒諡曰榮陪葬永厚陵 婕妤劉氏明艷冠後庭且多才藝有盛寵見皇后不循列妾禮嘗同后朝景靈宮詒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簪下后閣中陳迎兒呵之婕妤背立如故閣中皆忿冬至會朝隆祐宮俟見於他所后坐朱髹金飾婕妤在他座意象頗愠其從行者知之爲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妤好座遂頓於地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方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早爲大家生子此座終當爲婕妤好有耳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醫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公主藥弗效乃持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后驚曰姊寧不知宮中禁嚴與外舍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焚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紙錢在旁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句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鞫之捕逮宦官宮妾幾三十人撈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己乃以奏牘上乙卯詔以皇后孟氏旁感邪言陰挾媚道廢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初章惇誣宣仁有廢立計以后爲宣仁所立欲廢之又陰附劉婕妤好欲請建爲后與郝隨構成是獄莫有敢異議者既降案付三省樞密院約法惇會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不可處極典曾布諭法官但當守法且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皆衆瞿然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佐而事迹祕密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

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爲天下後世譏笑欲乞陛下親選在庭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不報其後董敦逸亦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壞我名節 冬十月丁巳朔以楚榮王喪未成服罷文德殿視朝 以監江寧府稅張商英權知洪州以正字鄧洵武爲神宗正史編修官洵武綰之子也 壬戌夏人大入鄜延戊辰詔被邊諸路相度城砦要害增嚴守備 遼主駐薄絲淀 辛未西南方有雷聲次大雨雹 癸酉鍾傳言築汝遮詔以爲安西城 庚辰高麗遣使貢於遼 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安府 是月夏兵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砦列營環城國主乾順與其母親督枹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草皆盡將官皇城使張諭死之既還留一書寘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疆場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與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詎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正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

攷異宋史哲宗紀是年九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今從夏國傳

知延安府呂惠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惇謂曾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曰此必有挹魁柄之意或恐有引以爲代者吾屬危矣布曰此無慮魁柄豈易挹邪十一月癸巳進呈帝曰惠卿何可來衆皆言無來理遂詔止之曰如有所陳條畫聞奏 丁未章惇上重修神宗寶錄

攷異丁未玉海作戊辰今從宋史哲宗紀

十二月己未遼

招討使額特勒討準布別部破之 辛酉濟陽郡王宗景坐以立妾罔上罷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司事 壬

戌遼南府宰相圖噶幹舊作鐸幹今改致仕癸亥以蕭托卜嘉也今改為北府宰相以耶律大悲努為殿前都點檢 甲

戌蔡京上新修太學敕令式 乙亥夏國遣使獻金明之俘於遼 遼生女直節度使英格舊作盈哥今改節度使頗拉淑

舊作頗刺之母弟也頗拉淑沒英格嗣以兄和哩卓舊作効者今改子薩哈舊作撒改今改為國相是歲赫舍哩舊作紇右烈今改部阿蘇舊作阿疏今改

穆都哩舊作毛暗祿今改阻兵為難英格自往伐之阿蘇訴於遼遼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留薩哈守阿蘇城而還會阿閣

版等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詔英格討之阿閣版等據險立柵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揉勁弓利矢攻之

數日入其城出遼使者數人歸之英格兄子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善射有大志遼大國舅帳蕭諧里舊作解里今改嘯聚為盜有

眾數千奔女直結英格為亂因命英格圖之英格斬諧里遣阿古達獻首級於遼餘悉留不遣遼人無如何乃進

英格及阿古達官以慰之

卷第八十五

宋紀八十五起遼國赤寶正月歲著雍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紹聖四年遼昌三年春正月丙戌朔班內外學制 丁亥遼主如春水庚寅以阿里骨子轄戩舊作轄征今改襲河西軍節度

使邈川首領轄戩即溪邦彪錢也 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沒煙峽 壬寅遼烏庫節度使耶律慎

嘉努舊作陳家奴今改以功加尚書右僕射 癸卯遼主駐雙山 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姓名責降人

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其鄰州內子孫仍並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並罷 庚戌李清臣

罷知河南府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

免之二月丙辰朔改異遼史道宗紀作甲辰朔誤今改正遼南京水遣使賑之丙午準布部長請舊地貢方物遼主許之丁巳資

政殿學士提舉崇禧觀王存表乞致仕詔許之薄其蔭補恩例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論事附會故也己未三省

言司馬光呂公著詆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偶緣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而

亡沒之後尙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至于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

沮於是下制追貶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爲清海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

贈官追韓維子孫親屬所得蔭補恩例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各與恩例兩人餘悉追奪改異編年錄係于乙未誤今從長編及宋史哲宗紀初議

再貶光公著等曾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啟異時姦人施于仇怨則吾輩子孫皆爲人所害矣惇

曰彼已死雖鞭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爲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

徒亦無顯惡姑置之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衆不合而去恐亦無他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復甚

久卞曰亦有可議唯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爲嫌故爾壬戌罷夔州路提舉常平張競辰以御史蔡昭

言其諂事呂大防蘇軾故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婿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實薦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

忤其妻最惡競辰亟罷之丙寅夏人寇綏德城己卯復元豐權茶法庚辰追奪趙瞻傅堯俞諡告詔罷

春秋科三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各加追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蘇

轍梁燾等爲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于本罪未嘗

略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臣子萬世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尙多亦當量罪示懲癸未

制呂大防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奉世韓維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汾王欽臣張耒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晁補之賈易程頤錢勰楊畏朱光庭孫覺趙鼎李之純杜純李周等三十一人或貶官奪恩或居住安置輕重有差其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橫州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

攷異李濤曰曾布日錄云庚辰晚乃聞再貶大防摯轍燾等實錄貶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今按宋史本紀亦係癸未與實錄同當從之

甲申太師致仕文彥

博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閏月丙戌朔詔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

帝以張天說所進

書立意狂妄詆訕先帝送開封府取勘開封府言天說上書詆訕情不可恕詔特處死觀文殿學士知定州韓忠彥降充資政殿學士以中書舍人蹇序辰論其忘恩附姦毀訕先帝故也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軾所

撰已令毀棄宜使蔡京撰文并書

壬辰詔通州居住王觀改送袁州孔文仲鮮于侁吳處厚亦各追貶鄭雍

落資政殿學士安燾落觀文殿學士差遣如故用蹇序辰之言也

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

蔡卞爲尙書左丞吏部尙書黃履爲尙書右丞翰林學士林希同知樞密院事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草

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故事樞密日得獨對惇疑布更引林希同知樞

密院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居其位

癸卯大雨雹自辰至申甲辰詔寧遠軍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送昌化軍安置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英州安置劉安世移送

高州昌化故儋耳地軾初至儋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連甕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

著書爲樂若將終身焉

三月辛酉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遷妃父之官仍賜官屬錢

壬戌夏人犯麟州神堂